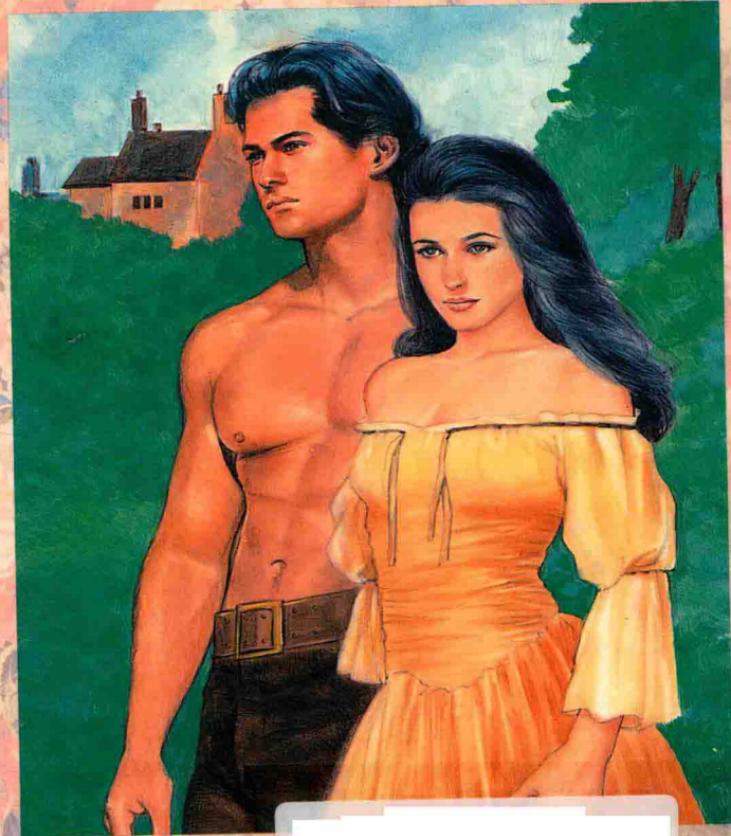


午夜天使

莉莎·克萊佩○原著
高瓊宇○譯



Midnight Angel
by Lisa Kleypas

浪漫經典429

林白出



午夜天使
Midnight Angel

原著者 Lisa Kleypas

譯者 朱麗佩

譯 者



浪漫經典之 429

午夜天使

Midnight Angel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1 月

原 著：**Lisa Kleypas**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／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 行 人：林竺霓

發 行 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第883號

排版者：普

地址：北市

定價：新台

初版：八十一

國際書碼：ISBN

國際中文版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• 莊柏林律師 •
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02-7438636



午夜天使
Midnight Angel

原著書名／ **Midnight Angel**
by Lisa Kleypas

國際中文版授權 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Copyright © 1995 by Lisa Kleypas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
arranged with
William Morris Agency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Little-Mor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7, by
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


浪漫經典之 429

午夜天使

Midnight Angel

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 1997 · 1 月

原 著：**Lisa Kleypas**

譯 者：高瓊宇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張育英／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 行 人：**林竺霓**

發 行 所：**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**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 7765889-0

傳真：(02) 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9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業字883號

排版者：**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**

地址：北市濟南路2段25號2F

定價：**新台幣200元**

初版：**八十六**

國際書碼：**ISBN957-812-274-**

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

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• 莊柏林律師 •

蕭雄淋律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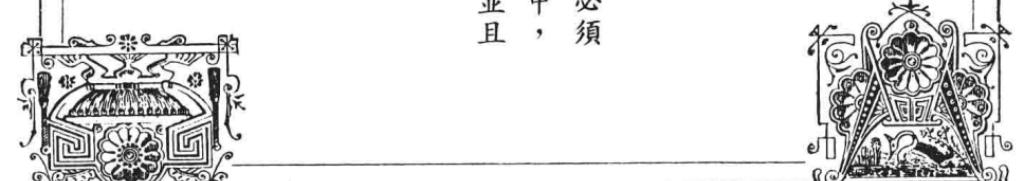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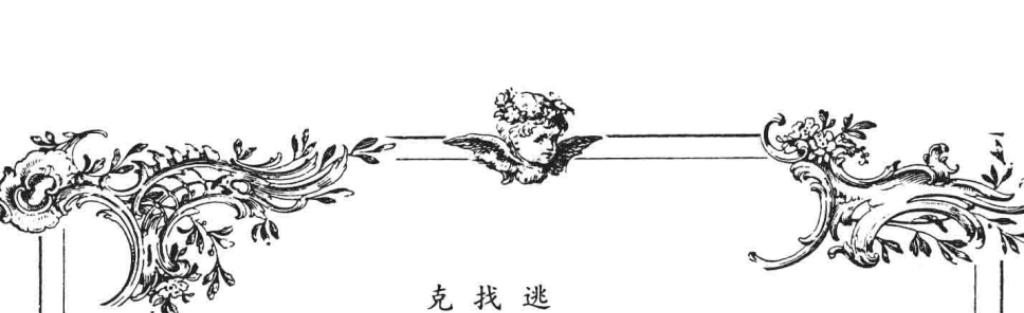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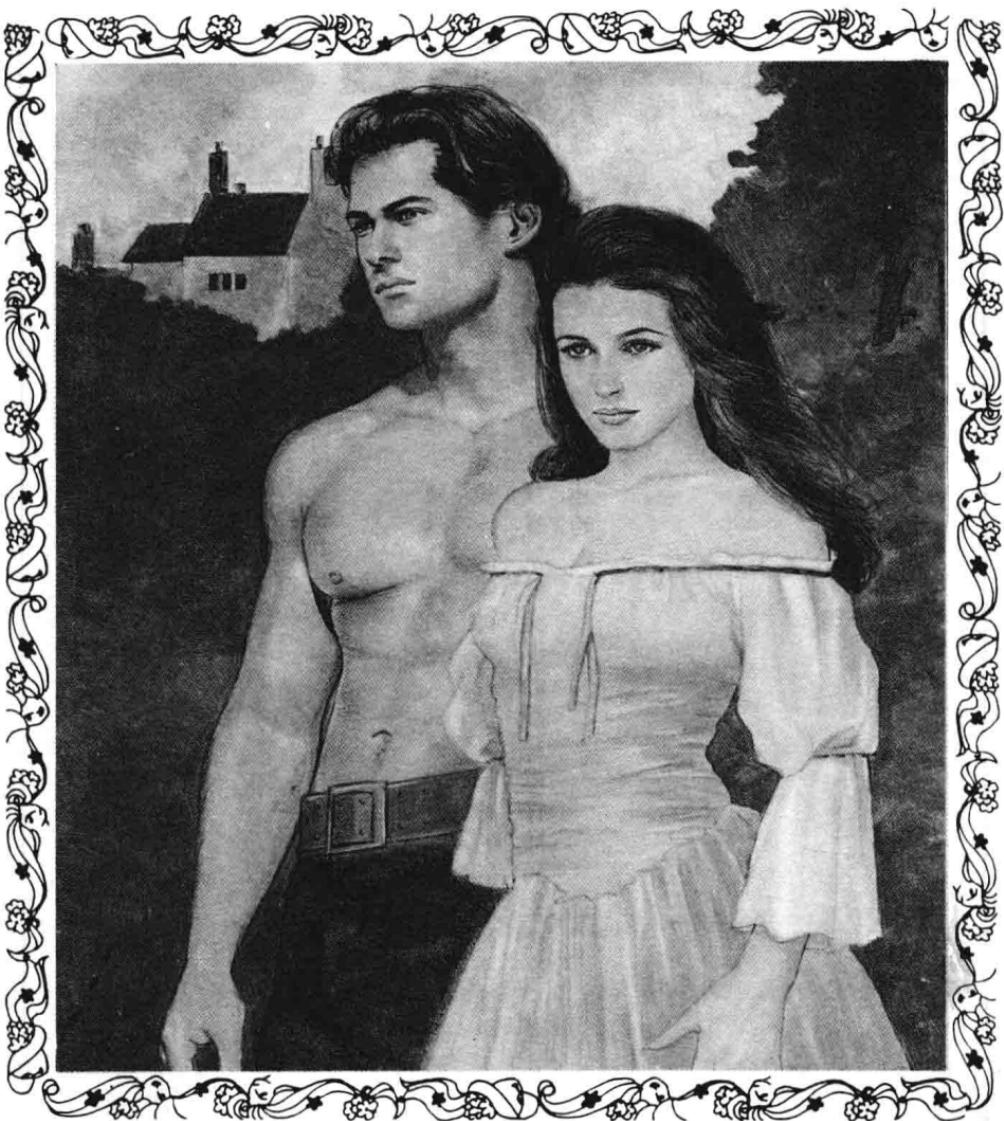
東南亞總代理：皇冠出版社

地址：60 加冷布丁路# 06-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

Tel : 02-7472996 Fax:02-7438636



一位柔弱而充滿神秘的貴族美女，她以詐死的方式來逃避絞刑架。如今她必須逃走，經由偽裝和假身分，她在一位英俊、高傲卻富有俠義精神的英國爵士懷中，找到出乎意料的庇護所。然而，他卻必須違抗社交圈的規範以保她的安全……並且克服充滿悲劇性的往日夢魘，才能擁有她的人。



序幕

一八七〇年 俄國 聖彼得堡

「他們說妳是女巫！」守衛走進陰暗的牢房關上門。「他們說妳能測透人心，」他沙啞地笑了。「我現在在想什麼，妳看得出來嗎？」

姐雅低著頭，全身肌肉繃緊，被拘禁期間最糟糕的就是，她必須忍受布羅亞不時的騷擾，他是個噁心的粗胚，在監牢裡大搖大擺，彷彿他身上的守衛制服可以愚弄任何人，以爲他是大有來頭的人物，他不敢碰她——現在還不敢——但是日復一日，他的侮辱和騷擾越來越糟糕。

她蜷縮地坐在角落塞著稻草的小床上，感覺他正瞪著自己，她知道過去三個月以來的監禁，使得原本苗條的身材，現在更是瘦得可怕，象牙白的膚色褪成蒼白，和她黑色的秀髮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守衛的脚步更加逼近。

「今晚只有我們，」他咕噥。「看著我，看看妳得到什麼來著，我會讓妳的最後一夜變

得永誌難忘。」

她徐徐轉身，面無表情的注視他。

姓布的凹凸不平的臉龐露出猥亵的笑容，一手愛撫他的褲襠。

姐雅盯著他的臉，眼睛眨也不眨，眼角微斜，正是韃靼血統的遺傳，她的眼睛是介於灰藍之間的寒色系，像是內華湖冬天的湖水，有些人害怕她單用眼神就能偷走她們的靈魂。俄國人相當迷信，上自沙皇，下至佃農，凡是異於平常的就令他們不安。

守衛亦然，他的笑容褪去，動作頓停，姐雅瞪著他令他直冒冷汗。

姓布的駭然地瞪著她，倒退一步。「女巫！他們說的是事實，他們應該燒死你而不是吊死你，把你燒成灰燼。」

「滾出去！」她低聲說。

他正要退開時，牢房傳來叩門聲，姐雅的老奶奶請求進來，姐雅的冷靜幾乎崩潰，過去幾個月的受苦使佳娃老得好快，姐雅發現自己很難面對她那傷悲的臉龐而不哭泣。

姓布的輕聲地拉拉嘴角，放僕人進來。「骯髒、黑心的女巫。」他咕噥地關門離去。佳娃一身灰衣，頭上裹著能驅走邪魔的十字架圖形的圍巾，走進牢房，匆匆向前。

「歐，我的姐雅，」老婦人心碎地說，凝視著女孩上腳鐐的腳。「看妳這樣——」

「我很好，」姐雅呢喃，伸手握住她的手安撫地說。「這一切似乎都不真實，好像在作噩夢似的，」她悽慘地笑。「我一直在等著夢醒時刻，它就會結束，可是它一直不停止，來

，過來坐。」

佳娃用衣角拭淚。「爲什麼會這樣？」

姐雅搖搖頭。「我也不明白，但這是上天的旨意，我們只能接受。」

「我一生中受了很多苦，可是這件事……我受不了！」

「噓，佳娃，我們沒多少時間了，告訴我，妳把信送給柯耳叔叔了嗎？」
「我親手交給他了，站著看他讀信，那之後看著他就著燭火燒掉，直到燒成灰燼，他開始哭，說道：『告訴我姪女，我不會令她失望，我以她死去的父親——我摯愛的哥哥伊凡發誓。』」

「我知道柯耳叔叔會幫我，佳娃……我請妳做的另一件事呢？」

僕人徐徐地從口袋中掏出一個小瓶子。

姐雅接了過來，裡面的黑色液體在瓶內來回滑動，她納悶自己是不是真能夠喝下去。

「別讓他們把我埋了，」她有些淒涼地說。「如果我真的再次醒過來，我可不想是在棺材裡面。」

「可憐的孩子，萬一這一劑藥太強呢？萬一又害死妳呢？」

姐雅繼續看著瓶子。「那就是正義顯明了。」她苦澀地說。

如果不是她如此懦弱，如果她對神的憐憫真有信心，她就應該帶著尊嚴赴死刑。她在牢房角落的聖像前面祈禱了好幾個小時，無聲地祈求有接受命運的力量，可是沒有，她一遍又

一遍地撞在一堵隱形的恐懼之牆，渾身是傷，企望逃開，全聖彼得堡的人都要她的命，一命償一命，甚至連她家的財富都無法讓暴民的怒吼寂靜下來。

他們恨她是應該的，她殺了人——至少她想是她殺的。動機、機會、證據……在審判時歷歷的證據都指向她，沒有其他嫌疑犯，她被監禁在牢裡的漫長歲月裡，只有藉著禱告才得以保持神智清明，卻沒有發現任何新的證據來開脫她的嫌疑。

明天早上她就要被執刑了。

但是聖經約伯記裡有一段話點醒姐雅，使她想了個荒唐的計劃。「惟願祢把我藏在陰間，存於隱密處，等祢的忿怒過去……」藏在陰間……如果她能找個方法詐死，逃走……姐雅晃動瓶中的液體，那是聖彼得堡一位化學家混合的毒液。有一股強烈的不真實感籠罩在她心裡。

「妳記得我們計劃的一切細節嗎？」她問。

佳娃不穩地頷首。

「好吧！」姐雅斷然地打開瓶口的封蠟，舉起瓶子，佯作乾杯狀。「為正義乾一杯。」她說，一口喝盡了全部的毒液。

那受不了的滋味令她渾身戰慄，她伸手摀住嘴巴，閉上眼睛，直等到那種強烈的反胃感消失為止。

「現在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了。」她說。

佳娃低頭啜泣。「歐，我的小姐……」

「照顧我媽媽，試著安慰她。」姐雅撫摸老婦的灰髮。「去吧！」她耳語。「快點，佳娃。」

當佳娃離開時，她靠著簡陋的床，試著專注在角落的聖像上。她突然覺得很冷，耳朵開始耳鳴，她害怕地專注在呼吸上，吸、呼、吸、呼，心臟在胸膛裡面跳得好猛烈。

「我的親戚與我斷絕，我的密友都忘記我……」聖母瑪利亞像憂傷的臉逐漸褪去。「惟願祢把我藏在陰間，存於隱密處，等祢的忿怒過去……」她喃喃地禱告著，神哪，我是怎麼了？爸爸，救我……

原來這就是死亡的感覺，全部的感覺都消失了，身體變成石頭一樣硬，生命像退潮一樣從她身上衰退，記憶也消失了，任她沈入生與死之間的灰色地帶。

「我眼前盡是死亡的陰影……」

「惟願祢把我藏在陰間……」

好久好久她都沒有感覺，直到夢境浮現，一幕幕像遊行似的排列出來：刀子、好幾灘血、十字架、聖骨，她認得那些聖者：使徒約翰，半裹著壽衣的拉撒路，嚴肅地凝視著她。

那些影像一幕幕的飄開，她又回到孩提時代，那是夏天，在卡帕特夫鄉間的別墅裡，她坐在豪華的椅子上，胖胖的小腿晃啊晃的，從一只金盤子裡挖冰淇淋。「爸爸，我可以把剩

下的冰淇淋給『鬼』吃嗎？』她問，旁邊有隻白色小狗期待的等待著。

「是的，如果妳不吃的話。」她父親笑著回答。「姍雅，妳母親認為或許我們該為小狗取個更悅耳的名字……雪花，或是陽光什麼的——」

「可是當牠夜裡睡在我房間的角落時，看起來像個鬼，爸爸。」

她父親溫柔地笑了。「那就隨妳怎麼取名都好，我聰明的女兒。」

景象又改變了，她發現自己置身在安琪洛夫斯基皇宮裡，充滿許多書籍和鑲金的皮雕，她身後傳來一個聲響，她轉身看見是她的表哥麥凱，他搖搖晃晃地撞向她，臉龐扭曲，喉嚨插著一把刀，鮮血湧下他繡金的外套，濺在姍雅的手上和前襟。

她尖叫的轉身便跑，來到教堂前，拚命地用力敲木門，直到門被打開，教堂內有千百支燭光，照亮牆上被煙熏黑的聖徒像，那些聖徒的臉孔哀悽地俯視著她，聖母瑪利亞，聖約翰……她雙膝落地，前額觸及石地，開始祈求救助。

「姍雅。」

她抬起頭，一位黝黑英俊的男子站在她面前，他的頭髮黑得像黑炭，眼睛像藍色的火焰。她畏縮著，他是魔鬼，來奪取她的性命，那是她犯罪的懲罰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」她嗚咽地說。「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，求求你，憐憫我——」

他對她的哀求充耳不聞，伸手拉她。

「不！」她尖叫。

可是他把她抬起來，抱她走進黑暗裡面，然後那傷人的手臂消失了，他不見了，而她跌進一個充滿噪音、五光十色的世界裡，一股強而有力的力量把她拉進痛苦的冰流裡，她抗拒地試圖掙脫，但仍被冷酷的拖到表面。

姐雅睜開眼睛時，左近的燈火光線令她畏縮，她痛苦地呻吟，光線立即被減弱。

柯耳叔叔的臉模糊地出現在她上方，他的聲音很低沈。「我還以為睡美人只是童話故事而已，現在我卻發現她出現在我的船上，在世界的某個角落，一定有個英俊的王子，正在問月亮何處可以找到摯愛的公主。」

「叔叔。」她想說話，但是聲音很模糊。

他試著微笑，但是前額卻佈滿憂慮的線條。「妳又回到世界來了，小姪女。」

他的聲音和父親好像，使姐雅安心許多，他有著柯家男人的五官：濃眉、高額骨、剪得整齊的鬍鬚。但是和父親不一樣的地方是，柯耳熱愛海洋，年輕時在俄國艦隊服役，最後建立了他自己的貿易公司，擁有許多快速船隊，在俄國和英國之間來回，運送紡織和機械，小時候，姐雅最喜歡叔叔來訪，因為他總會帶給她許多外國禮物。

「我不相信妳所謂的復活，」柯耳說。「不過我親眼見到了，是我親手扳開妳棺木的棺蓋，妳像屍體一樣冰冷僵硬，現在妳卻又活了過來。」他頓了一下。「不過，我或許說得太快了，來，讓我扶妳坐起來。」

當他抬起她的肩，在她背後塞個枕頭時，姐雅呻吟的抗議，柯耳爲她倒了一杯水，放在嘴邊餵她吃喝，姐雅試著喝一口，可是她突然覺得反胃，臉色發白的搖頭拒絕。

「全聖彼得堡的人都在談論妳在監牢裡面神祕的死亡，」柯耳說道，試著引開她的注意力。「很多官員都想檢查妳的屍體——包括市長和內政部長——可是家族早把屍體領走了，妳的女僕佳娃把妳交給我，在任何人知情之前就安排好葬禮，沒有幾位哀悼者知道埋進土裡的棺木是裝滿沙袋。」

他遺憾地蹙眉。「妳可憐的母親悲痛逾恒，但我們不能讓她知道妳還活著，事實上，她無法忍得住秘密不說出去，真可憐，我希望有某些方法，可是……」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。想到母親的悲痛，姐雅忍不住心疼，衆人都相信她死了，想到她所認識、所鍾愛的人都認爲她死了，這種感覺很奇怪。

「妳必須試著走幾步。」柯耳說。

她奮力地移腳下床，讓柯耳扶她起身，她的關節好痛，痛得令她掉淚，柯耳催促她走一步。

「我們要走一會兒來使妳血液流通。」

「是的。」她倒抽一口氣，強迫自己服從，呼吸、碰觸和承擔體重都好痛，而且她好冷——這輩子從來沒這麼冷過。

柯耳柔聲地安慰她，手臂扶住她顫抖的身體，支撐她的平衡。